

货郎担,指旧时在农村或城镇背街小巷流动贩卖日用杂货的商贩,有的兼收当地土特产品,以货易物。经济大潮初兴时,货郎的肩头,不自觉地向闭塞之地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和经济的潮讯。

人们常说,坐商走贾。商人之称出自商朝。自盘庚迁镐(即殷,今陕西西安),殷商并用,殷人就是商人。武王伐纣灭殷,殷商遗民既无政治权利,又无土地可种,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,日久成为一种职业。

货郎盛行于宋代。山西娘子关、平定一带的货郎是代表。春秋时期,来自这里的商人足迹已到达长江流域。明清时期,山西晋中一带形成中国商业中心,晋商在长期从事商业活动中,形成了多种经营方式,如长途贩运、游商送货、集市贸易等。娘子关、平定一带的货郎即属其中送货上门的一类游乡商贩。这些商贩眼勤嘴勤、脑子灵活,靠辛苦奔波换取微薄的收入,当地人俗称“挑八股绳”。

另一种说法是娘子关、平定一带的货郎担最早出现在汉朝,至唐初具规模。他们的经营方式最初是“以物换物”,即把食盐、瓷器、棉布、铁锅、犁铧等日用品挑到山乡乡村换回当地的农副产品,如皮毛、粮食等。明时外商洋货进入中国,货郎担的数量也随之增加,经营的小商品有针线、纽扣、扑粉、各色头绳发卡等。

货郎挑担推销货物,每到一处就要高声吆喝叫卖,既吃力又损伤嗓子,于是他们在实践中创造出一种工具来代替吆喝声,呼唤人们走出家门易货,这种工具名叫“唤头”,即“拨浪鼓”。

自汉代以后,货郎肩挑货担走乡串村,进村时摇的是:“出动! 出动! 出出动!”唤

人们出来购货。当人们出来多了,货郎就高兴地摇起“嘿得隆咚! 嘿得隆咚!”的鼓点。之后,货郎担们又对鼓锣点进行了创新,摇的是“咚咚! 不隆咚,不隆不隆不隆咚”。当地百姓依据其节奏附会出了饶有趣味的歌谣:“请! 请! 请姑娘,请出姑娘再商量。”那些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太太听到这熟悉的声音,知道货郎已到门口,遂高高兴兴地走出家门挑选自己喜爱的商品。

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,我们河南的货郎担还编出了顺口溜。他们手中摇着拨浪鼓,口中大声吆喝:“谁买针,谁买线,好钢针,头发换。痲子粉那要现钱,玻璃镜子对面看,化学梳子颜色鲜,五色糖豆一分钱仁,又好看味又甜。一擗就响皮玩具,拿回能哄小孩玩。烟嘴烟锅烟袋杆,郑州出的大众烟……”有一个小戏剧《游乡》,反映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货郎的生活。

拨浪鼓的构造为一根半尺长的小木棍做摇柄,上面用细铁丝做成圆圈框架,中间固定一面小锣或小羊皮鼓,锣鼓左右各拴一个线锤。手拿小木棍,轻轻一摇,锣鼓齐鸣,铿锵悦耳。

至于货郎的担子,则更有趣。一根扁担,每头都有一个像食盒一样的木箱子,箱内装有多层小柜,装几层抽屉,最上面一层装有玻璃。里面用木板分隔成许多小格。多数是女性感兴趣的商品,如头绳、发卡、胭脂和小孩子们爱吃的糖果之类。湖南省长沙市博物馆内陈列的就有民国时期的拨浪鼓。

伴随着社会的发展,物流的末梢延伸至最偏远的地区,人们足不出村就能收到网购的物品,手摇拨浪鼓肩挑货担的货郎成了历史记忆,成为一种乡愁。



春意

曹正平 摄

人生百

敲窗户

◎黄廷付(安徽亳州)

2002年,我进入县城纺织厂上班,正赶上工厂的二期工程上马,工厂除了招我们10名男工之外,还一下子招进来100名女工,而且她们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。

我们四个男工住在一个宿舍,宿舍后面是一个大通道,是女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。

可能是“物以稀为贵”,我们男工人在当时的纺织厂里都是宝贝,尤其是我们这些刚进纺织厂的未婚男工人,更受女工人的关注。但是她们不光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,有时候还“骚扰”我们。她们上下班路过我们窗户后面的时候,经常会敲一下我们的玻璃。等我们打开窗户,只听到一串银铃般的笑声,她们早就跑得看不到人影了。

我们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保卫科,保卫科的光头科长笑着对我们说:“有人关注你们是好事呀,说明她们喜欢你们。我就住你们隔壁,她们为啥不敲我的窗户呢?”我们听光头科长这么说,也只好接受她们这种“喜欢”了。

农历三月,天气变暖,我们索性把窗户打开。每天下班后,我们几个就坐在窗户边上看风景,看那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工从我们的窗户后面穿梭,我们不光看风景,还悄悄地给她们打分。有胆大的女工还朝我们笑着打招呼,问我们给她打了几分。害羞的女工则不一样,她们从我们窗户后面走过的时候,都会加快脚步,能让坐在窗户里面的我们感觉到一阵凉风吹过。

天渐渐热了,我们下班后就会把身上脏兮兮的工作服脱掉,有时候干脆光着膀子坐在窗户那里看风景。

没过几天,保卫科的光头科长就来找我们了,他严肃地说:“有女工反映,你们经常光着膀子在屋里,生活不检点。”我们当时苦着脸说:“我们在自己的屋里光着膀子,怎么能说我们生活不检点呢?”

光头科长认真地说:“你们要树立良好的形象,为你们以后找对象做好准备。”我们听后无奈地点点头。

从那以后,我们在窗户上挂了一道窗帘,窗户开着时,我们都会把窗帘放下来。但是没过多久,又有人开始敲我们的窗户了。

稿约

插架三万牙签重,此身愿为书蠹虫。挑灯夜读、闲时开卷,或可成就一段放牧心灵的时光。《平顶山晚报》推出的《插架闲谭》栏目,所刊文章为千字之内随笔、读书札记、文史故事等,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。

投稿邮箱:wbfk@pdsxw.com。

“旧苗发出更新鲜,黄疸茵陈主用专。散配五苓功不小,叶寻八角力方全。伤寒可令阴黄退,犯火难教湿热损。曾见淮扬二月二,采将作饼俗相传。”

这首清代赵瑾叔《本草诗》中的“茵陈”,在鲁山伏牛山区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称谓“白蒿”。这种刚开春时匍匐在地面毫不起眼的植物,在这个季节里最受人们青睐。

白蒿属菊科,半灌木状草本植物,多年生,经冬不死。每年初春,残雪尚未消尽,寒风也迟迟不愿离去,白蒿抑制不住内心深处的律动,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从根部或者老茎上生发出花朵儿样的新芽,传递又一个春天的讯息。

不像其他植物在早春带给我们绿色,白蒿鲜嫩的幼芽是灰白色的,但却氤氲着淡淡的绿晕,松针样的叶片绵软如绒,卷曲成团状,像含苞欲放的花朵,朴素、柔媚,没有半点的张扬。随手掐下一团,毛茸茸的,放鼻翼下轻嗅,浓郁的清香沁人心脾。

老家有“正月茵陈二月蒿,到了三月当柴烧”的说法。刚刚吐露新芽的白蒿,才能叫茵陈,二月之后,随着春风送暖,大地春回,它就会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,一团团卷曲的嫩芽在和煦的春风里慢慢舒展开来,颜色也由灰白变成青绿,然后伸展成为枝、成为杈,一簇簇,一片片,生动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小时候,一入正月,母亲就会带着我们到屋后的山坡,抑或是村前的河滩、田野去挖野菜,记得母亲挖的最多的不是荠菜就

是茵陈。

茵陈生命力很强,适应性也很强,从不苛求什么,大多生长在路边、田埂、山坡、草地、河滩。它不仅是味道鲜美的野菜,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。作为一味良药,茵陈有利湿、利胆退黄的功效,主治黄疸、小便不利、湿疮瘙痒、传染性黄疸肝炎等。水煮了当茶喝,有护肝、抗炎、降压等功效。茵陈也可用来做菜,最常见的,是把采回的茵陈洗净,拌上少许面粉放入蒸锅里蒸,出锅后浇上蒜泥,淋上香油、辣椒,芳香扑鼻,让人百吃不厌,被人们视为珍品。

平时应酬多的,总会有亲人或朋友善意地提醒:“熬点白蒿当茶喝,护肝!”年前疫情高发期间,楼下的老中医也一再交代:“阳”后多喝点茵陈茶,解毒、护肝!因此,一到开春,凄凄寒风中,到处都是采茵陈的人们。他们嗅着茵陈的清香,或走向村旁的小河,或走向屋后的山坡,或走向田间地头,一个个去寻觅芳踪,期待一个美丽的相遇。茵陈采回后,如想长期保存,洗净晒干即可。需要时,取少许,加大枣三两枚,或泡茶服用,或煎熬成汤,色泽橙黄明亮,气味馥郁,可增强人体免疫力,轻身益气、保肝利胆、抗衰防病,实为难得的绿色保健食品。

又是一个正月。漫长的冬季里,茵陈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甚至是岩缝里,在风霜雨雪中积蓄力量,默默盼望着春风春雨。当立春的节令一到,它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号令,纷纷吐露新芽,在乍暖还寒中伸展臂膀,开启迎春的笑靥……

货郎担史话

◎黄汝海(河南汝州)

正月茵陈香

◎李人庆(河南鲁山)